

湖
蝶
原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蝴蝶媒

〔清〕南岳道人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邵海清

《蝴蝶媒》四卷十六回，題「南岳道人編，青谿醉客評」，別題「步月主人訂」。編者與評、訂者生平均不詳。題「步月主人訂」的小說，除《蝴蝶媒》外，尚有《兩交婚小傳》、《玉支璣小傳》、《畫圖緣》、《情夢析》、《終須夢》、《鳳簫媒》、《五鳳吟》等，內容與《蝴蝶媒》相仿，均以述才子佳人悲歡離合為主題。步月主人的生平，一般以為較晚，如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即將《蝴蝶媒》、《終須夢》、《五鳳吟》列入乾隆、嘉慶間小說中。但細察諸書，似均刊於清初。以《終須夢》為例，該書書末自述稱明代事以「國家」稱明朝，卷二又出現「夷狄」等違礙語，且書中不避康熙帝「玄」諱，知刊行不會晚于避諱嚴格之康熙中葉以後。以此推知，步月主人當為一擅文的書坊主，約生活於明末清初或清前期。

《蝴蝶媒》現存各早期刊本均不標刊行年代。日本寶曆甲戌刊《舶載書目》著錄此書，云有華文堂刊本。寶曆甲戌為清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據此知《蝴蝶媒》初刊必在乾隆初年以前。現存較早的版本為署「本堂梓」刊本，該本于書中人名亦多有不避「玄」諱者，與步月主人訂的其它小說相同，當亦刊於清前期。此外，尚有積經堂、四友堂、炎惜軒等刊本。清末石印本有的改題「鴛鴦夢」，有的改題「蝴蝶緣」。

現據杭州大學中文系藏「本堂梓」本影印。原書版匡高一八〇毫米，寬一〇四毫米。

卷之一

第一回

寶德寺神僧上寶壽

靈巖山勘蝶作水人

第二回

杜松王命題親考結

蔣青巖士保擬婿純

第三回

拜姑娘中堂叙舊

因表姊不院留賓

第四回

旗手磨身義舉

燈前是問諧琵琶

卷之二

第五回

假女婿成真女婿

惡姻緣變好姻緣

第六回

小姐坊場託心腹

轉香地綻換詩詞

第七回

柳羅臣竟遭延禍

房佳婿同上長安

第八回

李牛馬燈下認因由

蔣青巖客中遇神駒

卷之三

第九回

感寒水壽女情

看花嬌佳人客約

第十回

蔣晉巖懸醉燈

東太守臨贊乘龍

第十一回

柳瑤烟掃雪吟

蔣晉巖洗嬌兒誓

第十二回

李英仙把酒談

楊越公扶病受佳人

卷之四

第十三回

三才子同登

集佳人共賞荷花

第十四回

泥金報三捷臨

館春樓雙珠人

第十五回

華小姐催赴揚州

葉太守重贊狀元郎

第十六回

六美共歸金馬

三賢同隱苧蘿山

目次畢

蝴蝶錄卷之一

謝靈運

齊書

第一回

靈隱寺禪僧貽寶偈 苾芻山蝴蝶作米人

詞曰：世事傷心甚，天公難借問。奇才不信半文錢，困閒檢遺聞。忽驚佳遇，試編新聽。○富貴今非命，成敗何須論。一春長莫向花前恨，恨。○當日隋皇後來，唐主異時同盡。

右調醉春風

話說隋朝仁壽年間，江南建康府有一秀士姓蔣名嶷，表字青巖，父親蔣國士曾為陳朝大司馬。隋文帝廢辟不起，移家西子湖邊，邱壑自娛，竟以

壽終母親葉氏相繼而卒。單生蔣青巖。一丈道蔣青巖臨生之夜。蔣夫人夢孔子抱送。因此這蔣青巖生得身長七尺。美如冠玉。仙儂風流。聰明絕世。真个一目十行。子史經書。般般精熟。詞賦詩書。驚人。正是

才如子建人難及。

貌過潘安世莫匹。

這蔣青巖。初入城市。那城市中人。就如牆似壁。擠塞不通。都來觀看。人稱羨个。上驚駭。都道是神仙謫世。便是蔣青巖也。顧影自愛。想着自己才品不群。立心要做个世上第一等的人。常念他父親曾受陳朝大恩。雖不能殺身報國。却也不曾屈膝二君。因此蔣青巖也敬守父志。無意功名。終日與二三好友講究古今。讀書學道。不求聞達。且他父親在生。為官清正。所遺的家業。也不算十分富厚。家人僕婢。足供使喚。在蔣青巖也不為不

足只有一件。他年已二十。尚未娶妻。這瓊城的鄉紳大族。都要將女兒嫁他。情願厚賄粧奩。只要面他。這個乘龍佳婿。眾媒婆絡繹不絕的。反來求着蔣青巖。怎奈蔣青巖只是不允。向那眾媒人說道。你們眾人不必要來煩瑣。料這些粉粧絀帛俗女凡胎。那里是我蔣青巖的對子。則除非是色如西子。才似文姬。德比孟光的方纔可允。眾媒人聞言。胸中暗想。道。題目雖難。只是蔣相公這樣有品。也須是西子王嬙。纔配得此。遇眾媒人從此不復再來。蔣青巖也全不以此為念。一日正值三月初旬。天氣晴和。柳肥花綻。不覺動了捋春之興。寫了兩個小簡帖兒。喚過隨身一個書童。喚作伴雲的。來到跟前。分付道。你可速將這兩個帖子。送到城內張顧二位相公處。說我在家專候。即來回報。伴雲領命前去。却說那張顧兩人。一个是張

吏部之子名平字澄江。一个是顧司徒之子名成龍字躍仙。這兩人都是一文章魁首。風雅瑋瑋。青年妙品。也都未曾娶妻。與蔣青巖爲八拜之交。心同道合。這日他兩人都在家裡。見守門人傳進蔣青巖的帖子。兩處都忙喚肩輿。前後望蔣青巖宅中來。蔣青巖正在門外迎住。三人携手同到內書房中坐下。伴雲忙去捧茶。蔣青巖向張澄江顧躍仙說道。連日春光明媚。湖山可人。兩兄何以不一見顧。張澄江答道。連日因老母抱恙。不敢少離。今日小安。正欲過訪。而尊簡造至。別無他故。蔣青巖道。小弟不知老伯母貴體欠和有失。問候不知。躍仙兄亦有何事。顧躍仙道。小弟連日爲檢點先君遺稿。彙列編次。方完。正欲拜求大序。以光卷首。蔣青巖道。老伯生前功業文章。素爲海內推服。急宜付梓。以爲後輩典範。兼見吾兄大孝。此

舉其盛壯序其不容辭但恐后生才淺不免佛頭着糞之誚三人說了一會蔣青巖道今日天氣佳甚小弟已備下一樽與兩兄同遊勒光靈隱一覽花柳之盛晚間便宿小齋同過湖心亭看月何如張登江和顧躍仙連聲答道使得使得有來我抗人遊湖多是白晝從不曾月下領畧蔣青巖道兩兄不知那月下湖光的妙處真个難以形容于今且去游山到晚間試着便知正說間伴雲走來稟道轎已齊備酒席已先去了請相公起身蔣青巖聞言便同張登江顧躍仙一齊到門外上轎三乘轎子緩々而行只見那一路上游人如蟻車馬成行即聽花笺水綠山青好生可愛有詩爲証

柳肥花綻暮春天

水綠山青滿月前

今古游人將不去。

年一載酒醉山顛。

三乘轎子行不多時已望見靈隱三人一齊下轎攜手而行但見那些游
客如雲一个个都下了轎子雜在男子隊裡游玩這蔣青巖張澄江相隨
仙三人看那些婦女都是粉粧脂補的物事絕無一人入得他三人的眼
睛他三人同到冷泉亭上坐了一回又到飛來峯下游玩半晌串了一回
洞然後繞進靈隱寺中去隨意這年寺中到了一位善知識喚做自觀和
尚在寺內誡牒因此比往年更覺熱鬧蔣青巖等三人素厭和尚怕去相
見只就在大殿上隨喜了一會便從後路竟望豁光而來未至平山早見
衆家人檢了一塊平地而鋪下氈子擺了酒盤見蔣士昌到了。一齊垂手
側立張澄江道我們既要登頂何不烹樽酒席移到山頂上去蔣青巖道

小弟愚意也。正是如此。忙分付家人移席止山。花同中。張澄江顧曜仙隨後緩步而上。一步、步來到韜光絕頂。此時日已過午。三人俯仰四顧。只見天無片雲。空翠欲滴。青山萬疊。古木千章。真有振衣千仞岡。躍足萬里流之勢。這韜光頂上。還有一件大觀。顧曜仙用手指着向蔣青岩張澄江二人道。二位兄長。你看那綠況、的之潮黃滾、的是江。茫茫、的是海。那江湖之間。人烟攘、的一个大圈子。便是杭城。真好大觀也。蔣青巖和張澄江二人看了一會。都道。壯哉壯哉。如此好光景。湏各賦一詩。庶不負此游。若默然而歸。豈不令山靈笑人乎。顧曜仙便向蔣青巖道。今日吾兄是三人就請吾兄限韵。蔣青巖道。眼前光景。甚若限韵拘体。便受其縛。這都是近日那些讀日記故事的時。與山人詞客出醜的圈子。我們還是

任情縱筆為妙。張澄江顧躍仙都道。此論最是。蔣青岩便分付家人。將樽
前一个罰杯。滿篩一盃熱酒。向張澄江和顧躍仙道。如此酒寒。而詩不成。
若罰跪飲三大杯。訖罷。三人或仰面或俯視。或舉杯不語。不半晌。蔣青岩
喚伴雲。取隨身紙筆過來。那伴雲忙去捧過一个拜盒。安在壇上。取出端
硯。紫穎古墨。各箋。擺得停當。蔣青巖不慌不忙。展開箋紙。提起筆來。
寫上一首詩道。

春先攜手上韜光

仰探虛空俯大荒

半勾西湖沉翠黛

無邊東海浴扶桑

人烟城郭闕三裡

江水魚龍峙一長

多少興亡多少恨

一杯同與吊斜陽

蔣青岩寫罷隨即便是顧躍仙接過筆去寫詩一首道。

絕頂天風細。低頭海氣浮。江聲流日夜。一湖水歷春秋。
共此一樽酒。真同萬里游。杭城到片土。彷彿繫孤舟。

顧躍仙剛寫完張澄江的詩也做完了提筆寫來一首絕句道。

江流一線海茫茫。

潮水西來落日黃。

報道湖中歌舞歇。

幾多車馬入錢塘。

三人題罷一齊拏到樽前大家輪看互相贊賞蔣青岩命伴雲試那杯中酒氣尚溫笑道我輩恨不與曹家郎同時令彼七步獨得千古三人大笑張澄江道只小弟這二十八字太討便宜了顧躍仙道不朽之句正不在多三人又痛飲了一回然後携手下山仍從靈隱舊路而回剛到山門已

見一个小沙彌前來迎住道。老和尚知三位居士。今日在山上。美酒佳饈。十分醉飽。又各有題咏。未免勞神。備有苦茗一壺。替三位居士解渴消煩。遣小僧在此迎候。請到方丈一叙。蔣青岩聞言。向張澄江和顥躍仙笑道。那自觀和尚想亦是趣人。我們同進去會。如何。張澄江和顥躍仙依言一齊同了。那沙彌來到方丈門首。那小沙彌先進去。啓過。那自觀和尚然後蔣青岩等三人方纔同進方丈。且看那和尚。怎生模樣。

禰袒右肩。双瞳如雷。鬚眉似雪。穩坐蒲團。矮頭骨。如寒鵲。上毫光滿面。若非羅漢重生。定是菩薩出現。

蔣青岩張澄江顥躍仙齊向自觀和尚作禮。自觀和尚立起身來。打一

問訊。笑嘻嘻道。居士們好瀟灑也。老僧備下一瓶苦茶。要與三位居士

潤詩腸清；醉眼分付沙彌篩了三盃茶，送到蔣青岩和張澄江、顧耀仙三人手中。三人吃罷，都覺口舌生香，眼睛神爽，將先前的酒氣都消歸大海中去了。自觀和尚問他三人的出處行藏，張澄江和顧耀仙兩人大略說了幾句，只有蔣青岩長嘆不語。自觀和尚笑道：「居士心中，敢是有甚不足處麼？」老僧已看破多時了。居士豈不知那龍逢比干，一堆荒草，伯夷、叔齊，兩個餓夫，便是那秦皇漢代至今，又是幾度興亡了。這與公案且須放過一邊。于今老僧有個商量，却非老僧杜撰，本是三位居士的前數老僧寫得明白，封在此間。三位居士帶回去，細細觀看，此後前平反的事件，都在上面。後半段却由得居士們自家主張了。說罷，自觀和尚便向袖中取出一个封兒，封得十分堅固，遞與蔣青岩收了。蔣青岩見自觀和尚語